

历数千载，一誓一握皆杳；
学轮回苦，一眸一笑尽逝。
断则未断，愁则更愁……



婀娜传说

下
ENuo
ChuanShuo

张瑞
◎著

婀娜传说

张瑞◎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策划编辑：侯 开 戚兆磊
责任编辑：赵 锋 奚春玲
特约编辑：戚兆磊 瞿昌林
封面设计：姚姚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婀娜传说 / 张瑞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9

ISBN 978-7-5463-3554-4

I. ①婀…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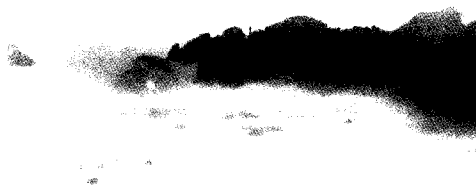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8012号

书 名：婀娜传说（上、下）
著 者：张 瑞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mm×980mm 1/16
印 张：44.5
版 次：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3-3554-4
定 价：49.80元（全二册）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录

CONTENTS



上部

001

卷始 前小忆梦却如梦 千载断愁愁更愁

卷一 情丝三千截 一缕憎年幼

第一章 桃夭豆蔻醉婀娜 / 011

第二章 最是轻狂年少时 / 069

卷二 六欲七情劫不灭 轮回苦

第一章 有果之处皆有因 / 135

第二章 爱恨情仇一线隔 / 207

第三章 脱胎换骨洗平生 / 326

卷三 弱水三千取一瓢 难入喉

第一章 梦醒回眸秋风逝 / 359

第二章 缘浅缘深缘由天 / 447

卷四 前世今生求不得 因果果

第一章 沉醉不知归去路 / 527

第二章 心悦君兮君可知 / 604

第三章 不羡鸳鸯不羡仙 / 663

卷外 莫怨苍生莫怨天 莫怨红小杏莫怨仙

下部

357

133

009

525

701

第一章 梦醒回眸秋风逝

【一】

一对看不清模样的赤裸男女，静静沉睡在池底。

若是仔细看，可看见那沉睡不醒的少女正是醒之，只见她赤裸的身体在轻动的水流中若隐若现地漂浮着，在贴近她身旁沉睡不动的男子时，她的手紧紧攥住了他伤痕累累的手，而熟睡中的男子似是被轻动的水流带得身形浮动了一下，那模样似是想躲开女子的牵绊，但紧紧相连着的手，却仿佛生根般握住。莹莹的绿水中看不见两人的表情，可洞中的空气却并不如方才那般的轻松明快，隐隐地有种阴郁的氤氲笼罩了四周。

仿佛感受到了这细微的变化，微微浮动的男子手指悄然动了一下，再未试图摆脱醒之的掌心，空气中的阴郁之色好似在男子放弃挣扎的瞬间散了去，洞内的流水声再次轻快了起来。醒之瘦弱的手掌紧紧地握着男子握成拳的手，潺潺的绿水一遍遍地拂过二人的肌肤，温暖而又舒适。

片刻后，空气中的气息越发显得温润平和了。男子紧握成拳的手也在不知不觉间松开，迟疑着试探着又极为小心地扣住了醒之的手心。绿水中两人的身体隐隐地似乎更加贴近了，远远看去，两个人似乎肢体交错着，相互偎依成一团。

绿水中的醒之依然双目紧闭，朦朦胧胧的她却感觉自己在一团迷雾里睁开了双眼。她觉得自己幻化成了一团透明的云雾，随着一阵微风，瞬间飘到了昆仑山之巅。

醒之不明所以，站在崖顶昂头仰望星空，漆黑的夜空宛如巨大的黑幕，点缀着点点碎碎的星光，细细月牙儿在黑幕中若隐若现。一阵狂风夹杂着雪花掠过，夜幕中的醒之清晰地看到一袭红衣闪过，霍然回首，只看到那翻飞的红纱飘向远处稀稀落落的灯光中，正是候月阁方向，神思之间醒之已不知不觉地跟上了那一袭红纱。

直至跟到最后面的一间屋内，醒之听到了几声轻微的声响后，一盏蜡烛被人轻轻点燃。走进屋内，却见一个红衣少女手持金鞭，微眯着双眸，满意地凝视着站在床边的身穿白色睡袍被点住了穴道的人。红衣少女手指轻佻地划过那人白皙的脸颊，轻笑出声，将一粒红丸喂入他的口中，抬手轻拍了他的胸口，只见他喉头轻动，那粒药丸显然已吞了下去。

那个身穿白色睡袍的人，亵衣与长发都有些散乱，虽是透着几分狼狈，可倒是丝毫不惧，静静地站在原处，在红衣少女喂他吃下红丸时，连眼都不曾抬一下。

被人这般无视，红衣少女非常气恼，不可一世地撇了撇嘴，扬起下巴有些傲气又有些负气地哼道：“遇见我叶凝裳，就算你凤澈天纵英才也不是过不了三招？”

凤澈微微皱了皱眉头，不悦之色爬上了如墨的双眸。红衣少女察觉了凤澈的怒气，反而开心笑了起来，“昆仑之巅，千里孤峰，群阵环绕，如此盛名之下的候月阁对我叶凝裳来说还不是如履平地？”

红衣少女早已习惯了凤澈的不理不睬，丝毫不在意地找了个椅子坐下来，端起桌上的冰凉的茶水有滋有味地喝着。不一会儿，凤澈凝白如玉的脸一点点地染上了霞色，一双凤眸雾气蒸腾波光潋潋，他轻喘了一声，呼吸压抑不住地急促起来。

一抹喜色爬上红衣少女眉梢，她急切地站起身来，屏住呼吸走到凤澈的身边，想了好一会儿，似是鼓足了所有的勇气抬起手来，小心翼翼地抚上凤澈霞红一片的脸颊，当那冰凉的手指触碰到滚烫的肌肤，凤澈舒服地喟叹一声。

突兀的，这一声喟叹似是惊住了两人，只见凤澈眸中的雾气顿时散去，一双凤眸犀利看向少女，冷声说道：“你下的什么药？”

红衣少女连忙退了两步，有些心虚地垂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不知又想到了什么，逞强地说道：“这药虽然烈了点，可我早找人试验过了，不会伤身的！”

凤澈微一侧目，眸中顿时闪过恍悟之色，一双凤眸霎时寒光四射地盯着少女微仰起的脸，咬着牙根斥道：“解药！”

红衣少女委屈地咬了咬下唇，赌气地说道：“凶什么凶？不要以为我真的怕你，今日我便要将生米煮成熟饭，看你能奈我何！”言毕，红衣少女无视凤澈恶狠狠的眼光，抬手解开凤澈身上的穴道，衣袖一甩，依托着内力将凤澈放倒在床榻上。凤澈

挣扎着起身，几次未果，呼吸越显急促脸色越显绯红，清澈的双眸再次蒙眬一片。

红衣少女艳丽的脸上露出几分欢喜之色，轻轻地坐到了床头，伸出微凉的手指褪去了凤澈身上的亵衣。凤澈双颊艳红一片，轻喘着接受着红衣少女的触碰，如墨的双眸明明挣扎不休，可身体却在努力地试图靠近红衣少女灵巧的双手。

逐渐的，凤澈如墨的眼眸染上氤氲的绀色，神色更是难得的柔和，润泽如水的双眸，痴迷地凝视红衣少女的一举一动，似痛苦又似是享受，想更接近也想逃离，眉宇间是难掩的愉悦，瑰丽的唇瓣，发出低低浅浅的呻吟……

隐忍的轻吟似是给了红衣少女莫大的鼓励，她的舌尖一点点触碰着凤澈胸前那颗粉嫩的茱萸。凤澈的身子猛地颤动了一下，如玉的脸上说不出是痛苦还是愉悦。他试图支起身子微挺着胸口，似是要将另一颗茱萸也送到红衣少女的唇中。凤澈的身子不停地颤抖着，呼吸越显急促，双腿无意识地磨蹭着少女腰身，几次想抬起手拥住少女，却是力不从心，波光潋潋的眸中似乎有一丝委屈滑过，一闪而逝。

红衣少女双颊也是通红一片，她轻喘一口气坐起身来，似是想了一会儿，终于鼓足了所有勇气一般，伸手利落褪去了身上所有的衣裙，赤裸的身子再次覆上了凤澈火热的身躯。凤澈长出一口气，手和脚缠上了已然浑身赤裸的少女。

少女似是欢喜极了，一双美目痴痴地凝视着凤澈的侧脸，红唇轻啃着凤澈的耳垂，“凤澈、凤澈……我喜欢，喜欢你……今生今世只喜欢你一个……”

凤澈绯红的脸微侧了过来，一双如墨的风眸，似乎闪着点点星光，他有点痴迷有点茫然地凝视近在咫尺的少女玉琢般的脸庞，如梦似幻般地轻吟道：“叶……叶凝裳……”

少女顿时红了眼眶。转眼间，凤澈双腿缠上了少女的腿，腿间的炙热轻轻磨蹭着少女的细腰。少女陡然一惊，美艳无双的脸宛如一片火烧云，她有些紧张地伸出微微发抖的手，去触碰那坚硬的火热。当那微凉的手指轻轻覆上火热时，凤澈不自主地轻吟出声，无力的双手紧紧扣住了少女的细腰，“叶凝裳……”轻轻柔柔的声音，似是在催促着什么。

少女似是明白了身下的人在催促着什么，她的唇瓣轻轻碰了碰凤澈滚烫的双唇，又亲了亲他那双如水的凤眸，安抚着焦躁不安蠢蠢欲动的人，而后缓缓支起身子，红着双颊咬着下唇，便要坐下身去，不想这时，门外响起了突兀的敲门声。

“师兄？”轻轻的敲门声与那清脆甜美的声音，宛如一盆冰冷的水，浇灭了两人身上的炙热。

凤澈那双已溢满了雾气的凤眸，霎时清明一片，满眸震惊地看向俯在身上正欲

坐下的人，无瑕的俊颜上顿时溢满了惊慌、恼怒、羞辱，奋力挣扎着便要躲开少女，可身子只能轻动几下，甚至连推开少女的气力都没有。

门外的人，仿佛听到了门内的轻响，“师兄，睡了吗？”

少女哪肯让凤澈躲开，眼看便要坐下身来。凤澈怔了怔，眸中溢满了慌乱，低声喝道：“滚！”这一声怒喝好似用尽了全身力气。凤澈轻轻喘息片刻，那双凤眸似是又恢复了往日的清澈与冰冷，死死地盯着跪坐在自己腰间的少女。

少女在凤澈的注视下已是满脸的难堪，狠命地咬着下唇，眸中却是孤注一掷的倔犟，她不顾凤澈杀人的目光，对着那火热狠狠地坐下了身去。凤澈拼尽全力动了一下，生生地错开了两人的接触，喘息着咬牙说道：“……别让我恨你！”

霎时，少女满是红霞的脸已经褪去了所有的血色，惨白惨白的。她如失去所有力气瘫坐一旁，她那双漆黑的眼眸满满的都是凤澈那张满是怒意和恨意的脸，一滴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

门外越来越急促的敲门声，昭示着门外人的耐心也即将用尽，凤澈脸上已满是慌乱和焦急，还有浓浓的嫌恶，刻意压低的声音中早没了一贯的风轻云淡，“滚下去！”

只三个字，宛若巨锤，让少女满是难堪的脸上更添几分疼色。少女咬着下唇，目光有些呆滞地看向满眸焦急的凤澈。不知为何，少女似是极为痛苦地捂住了胸口，屏住呼吸，通红的双眼瞪得大大的，才勉强不让含在眼中的泪滑落。

不知是疼痛还是什么，少女轻吟一声，眉宇间的痛苦之色更甚。她急忙俯下身去，唇再次覆上了凤澈的唇，恶意又充满报复地狠狠地啃噬了一口，一粒药丸滑过两人的唇瓣，落入了凤澈口中。

侧目间，浑身赤裸的少女已跳下床，披上披风，捡起散落在地上的所有的衣裙与绣鞋，赤裸着双脚，风一般地掠过窗口，窗子轻动一下后，又严实地合上。屋内氤氲雾气与炙热的高温，好像在瞬时散去，霎时冰冷一片。

漆黑的夜，只着披风的少女，紧紧地抱住怀中的衣袍，发疯般地飞驰下山，赤裸的双脚已被冰凌割得鲜血淋漓，脸上的泪迎着昆仑山上刺骨的山风，冻结成冰……

【二】

七彩的雾气变幻莫测，醒之在晕眩中再次走出了迷雾，眼前是冰封万里的婀娜山。

一袭红衣在最高的山峰迎风望日，一站便是一日。待到夕阳落下，方才跳下山峰，一双美眸盈盈地看向一直默默站在洞口的男孩，轻松地笑道：“今日有什么吃的？”

男孩垂了垂眼眸，并不吱声，转身走进了洞内。山洞内一池一床还有满墙壁的破旧书卷与竹卷，小小的石桌上已放上了一锅汤。红衣少女掀开锅盖闻到一阵浓郁的香气，满脸喜色地笑道：“奉昭，手艺越发见长呀！”

还是七八岁孩童的奉昭依然将头垂得死死的，白皙的耳根却已通红一片。红衣少女眼底闪现一抹坏意，勤快地拿起碗来盛着肉汤，故作陶醉地嗅了嗅，“好香的炖雪蛤。奉昭先吃。”

奉昭依然不抬眼眸，抬手拿起了石箸，端起碗将整张小脸埋进了碗里。红衣少女抿嘴偷笑，石箸夹起整只的雪蛤放到奉昭已快空的碗中，“小奉昭可要多吃一些，要不将来谁来保护我？”

奉昭听罢此话，将头低得更低，但是却未拒绝少女的雪蛤，轻轻地放在碗中张嘴咬去。只听一声清脆的蛤蟆叫声，将奉昭吓得一个激灵，一股腥气在口中散开。奉昭仓促地放下碗。只见一只活生生被咬断了腿的雪蛤，在碗中凄惨地叫着。奉昭有点呆滞地伸手拿出嘴里的东西，只见都是血红的皮肉，还有一只雪蛤腿。

奉昭傻傻地看着手中的血肉，呆愣愣地站在原处，一阵爆笑将他从呆滞中惊醒，只见他飞一般地跑到洞口，呕吐不止，将方才吃下的东西，吐得一干二净，仍然不停地作呕。

红衣少女却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拍着石桌，开怀大笑，好不开心。

红衣少女将手中一把赤红的长剑扔到奉昭的怀中，“赤邪剑，沉寂时黝黑如墨，见血时通体赤红……这可是我从十几个高手的围攻下，费了好一番工夫抢回来的。听说这剑可是候月阁的镇阁之宝……”红衣少女见奉昭一直低头不语，连忙蹲下身来，扣住奉昭弱小的双肩，拼命地摇晃，有些撒娇地说道，“送给奉昭做佩剑，奉昭、就不要再生气了嘛！”

奉昭单手扣住了怀中的长剑，却还是别扭地扭开头去，并不打算理睬红衣少女。红衣少女哪肯依他，双手依然死死地扣住奉昭的肩膀，撅着嘴说道：“好奉昭，最最最好的奉昭，不要不理我嘛……”红衣少女见奉昭仍不肯回头，好像也有点生气，双手用力掰正了奉昭小小的脑袋，眼底露出一抹恶作剧的笑意，迅雷不及掩耳地狠狠亲了亲奉昭粉嫩的嘴唇，“哪！人家又不嫌弃你吃了生雪蛤，初吻都给你了，你要负责嘛……”

霎时，奉昭小小的脸宛如熟透的苹果，红得透彻，大大的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少女的脸，不知想到了什么，有点惊慌失措地垂下了眼眸。红衣少女吃吃笑出声来，伸手将奉昭搂在了怀中，“奉昭莫怕，姐姐最疼奉昭啦……以后，一辈子也不欺负奉昭了。”

不知过了多久，怀中人逐渐放松了僵硬无比的身子，一点点地有几分惶恐有几分试探地靠在了红衣女子的怀中。不知为何，红衣女子突然红了眼眶，双手紧紧地将奉昭抱在怀中，她的侧脸摩擦着奉昭稚嫩的脸颊，不知神思何处。

物转星移，炽烈阳光洒照在幽深的潭水上，茂盛的枝叶随着山风摇摆着，周围一派宁静祥和，隐约中还能听到各种鸟儿的叫声。

山与山之间有一座凹陷，如虹的天水自断山之处飞流直下，湍急的流水敲击着周围的石壁，宛若铮铮的琴弦撞击出巨响，天水争夺一般倾泻在山涧的深潭中。一阵风拂过，无名白色花瓣顺风飘过，稀稀落落地浮在水面。

醒之侧目看着阳光下的一个人，绛紫色的长袍将少年有些消瘦的身形衬得有几许英挺。他挺直着脊梁站在潭边，潭水在日光照射下一片波光潋潋，莹莹的水光反映在少年清新俊逸的脸上有几分若有所思的迷离，更显少年心事的寂寥。

醒之一眼便认出了这个少年——付初年。

一袭红衣飞身掠过，落在潭边的那棵满是莹白色花朵的树上。白花红纱恰恰又给潭边增添了一抹艳色。红衣少女斜斜地坐在枝丫上，无精打采地看向潭边的人，并不打算先开口。付初年转身，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树上的人，微微眯起了双眸，黝黑的眸中有光亮闪过，逐渐地升腾着淡淡的雾气，怔怔然地凝视着树上让人惊艳的红衣少女。

不知过了多久，树上的红纱轻动了一下，红衣少女眸中已满满的不耐，她紧蹙着双眉说道：“付初年，你让叶凝裳来此就为了瞪眼吗？”

付初年不自然地侧开了脸，耳根爬上一丝红晕，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水中的倒

影，许久，仿佛鼓足了所有的勇气，再次缓缓转过脸去，开口说道：“叶凝裳……我要走了。”

红衣少女舒了一口气，侧目不经意地瞟了一眼付初年脚下的包袱，又闲闲地躺回枝丫，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叶凝裳又不是你的谁，你走与不走，与我何干？”

“叶、凝、裳！”付初年骤然抬眸，黝黑的眸中闪过一丝受伤，几乎是咬着牙根发出了这三个字。

红衣少女满脸嬉笑，“付小侯何必生气呢？难道叶凝裳说得不对吗？”

付初年涨红着俊脸，伸长脖子，额头的青筋冒得老高，恼羞成怒地喝道：“你就那么希望我走吗！”

红衣少女微微坐直了身子，“你走不走，对叶凝裳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不过，我想谯郡城的父老乡亲们，定会放着炮竹欢送作恶乡里欺男霸女的付小侯……”

付初年脸红得更加的厉害，抖着手，指着树上笑靥如花的脸庞，“你！谁作恶乡里了？谁欺男霸女了？叶凝裳你休要血口喷人！”

“谯郡城人人都在说呢……”红衣少女脸上的笑意更甚，修长的手指捋了捋衣袖，捏着嗓子调皮地学道，“姑娘，您可不知道呀！小侯爷这两年不知怎么了，看见漂亮的姑娘都往府里抢，若是娶妻做妾固然好，谁不愿意和镇北侯府结亲家，可这个付小侯爷倒是好，抢走一两天又给人扔了出来，死活不要了，那些被掠去的姑娘被放出来后怎么有脸嫁人啊，个个都寻死觅活的，现在谁家有闺女都不敢让出门，万一碰见付小侯爷可不好！”

付初年眼神闪烁，讷讷无语，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连忙说道：“你莫听那些人胡说，我不过是……我不过是……”

红衣少女毫不在意地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优雅地坐起身来，“叶凝裳可没兴趣知道你的事，只盼着付小侯以后少让那些狗腿子们蹲在婀娜山下！”

付初年的脸色青白交错，好不热闹，脸上更说不出的恼怒。可看见叶凝裳起身要走，黝黑的眸子又闪过几分焦急，他急忙跑了出去，挡在树下，恳求地说道：“我就要走了，你没有什、你……你总要让我见见阿七吧！”

红衣少女微垂下了眼眸，长长的睫毛遮盖了她的情绪，再次看向树下眼神忐忑的少年时，恍然大悟般地点了点头，冷笑一声，“原来付小侯又在打奉昭的主意，上一次奉昭见过你，半个多月不曾开口说话！你以为叶凝裳还会让你再见他？”

付初年连连摆手，“没有没有，我没有……阿七已八岁多了，如此在婀娜山上住

着也不是办法，别的皇子在五岁便开始读书了，若一直这么下去，他堂堂皇子……姨娘日日以泪洗面，你当可怜可怜我们好不好？如果……如果你真想让人陪着你，除了奉昭，你要谁都可以，哪怕……哪怕是我、我也是可以的……”不知想到了什么，付初年眼前一亮，鼓足了所有的勇气，紧张又兴奋地说道，“我可以和阿七换的，你要是让人陪着，我也可以，我愿意和阿七换，我可以在婀娜山陪你一辈子！”

红衣少女美目一转，脸上已没有方才的嬉笑，她抬手一挥，付初年如断了线的纸鸢飞了出去，扑通一声落入了深潭中。红衣少女利落地跳下树枝，站在潭边，看向在潭里挣扎的人说道：“就凭你这个只会仗势欺人的废物！也配和奉昭相提并论！”话毕，转身离去。

付初年在深潭中扑腾了半晌，挣扎着爬上岸，再次抬眸时，那个火红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丛林间，周围只剩下欢快的鸟鸣声。付初年蓦然回首看向那棵在深潭边已飘摇了几百年的老树，那双漆黑的眸中逐渐地、逐渐地升腾起滔天的恨意。付初年的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他霍然抬首发狂般地昂天长吼了一声，这一声吼叫如受伤的野兽般，暴躁、狂乱还有受伤后的不平。

“我付初年在此发誓！今生不铲平婀娜山，死不罢休！——叶凝裳！叶凝裳！！叶凝裳！！！”

【三】

风雨飘摇，时光轮转，在一团迷雾中，醒之看到两个身着红衣的女子，一人一骑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狂放地奔腾着。由远而近，两人身上的红纱随风飘荡，说不出的肆意张狂洒脱不羁。在醒之的身边，两人同时勒住了马，相视而笑。身在迷雾中的醒之，清晰地看到了玲珑月年轻而满是活力的脸庞。

玲珑月身旁的红衣女子眺望远处，深吸了一口气，回眸笑道：“碧草蓝天万里苍茫，好一派塞外风光，若余生在此牧马放羊定也是另一番风情滋味。”

玲珑月轻巧一笑，“这疆域自胭脂河畔以东都是我琼羽宫下的，你若真喜欢，我便割出一块给你，你在西樵山下建一座宫殿，依山傍水碧草环绕，金银器皿奴仆成群，到时候我们姐妹二人便可在这辽阔的天地间寻欢作乐肆意妄为，再也不必担心中原那些门派的讨伐，更不必想江南和漠北那些繁杂的事和人，多好！”

“好啊。”红衣女子想都未想便出声回道。

听到这清脆的应答声，玲珑月明显一愣，不可思议地看了红衣女子一眼，揶揄地笑道：“怎么？和师兄闹别扭了？”

“他从不曾承认过我，又何来别扭一说？”红衣女子回眸看向玲珑月，眉宇间是掩饰不住的苦涩。她手执马鞭指向远处一条羊肠小道，“假如你为了一个不停行走的人倾尽一切劈山开道，可穷尽一生却始终跟不上他的脚步，你会不会累？你累的时候，在他身后不停地唤他，但他却从不回头，自始至终甚至看都不愿看你一眼，你会不会灰心丧气？他的眼里只有他前面的人，永远不会转过身看你，也永远不会去想你替他做了多少，反而只记住了你所有的缺点与坏处……你觉得这么两个人，有可能在一起吗？”

玲珑月逐渐变了脸色，负气地说道：“你不要师兄便不要了，哪里来那么多理由？你若不要，我还等着呢。扪心自问，我是比不上你喜欢师兄，你叶凝裳那么的痴情也让我汗颜止步，可我更不愿伤了姐妹间的感情，所以才一直迟迟不回中原。你若真能下了这决心，我便索性把琼羽宫给了你，你就在这里牧马放羊一辈子，我下江南找师兄去！”

红衣女子轻叹了口气，回眸看向玲珑月，“你的孩儿也该两岁多了吧？怎没见到他？”

玲珑月眸中滑过一丝慌乱，有些紧张地垂下了双眸，“你知道我素来不喜欢他，所以送了出去，让别人收养了。”

红衣女子不知想到了什么，并未看出玲珑月瞬间的慌乱，嘴角逐渐地露出一抹浅笑，“如果我能有一个孩子，不管是谁的，我都不会舍得让他离开我半步。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孩子的爹爹是谁，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个吃亏的人，如果你对那孩子爹爹没有半分情谊也定然不会让他占了便宜……你玲珑月也已拥有了这些，又何必执著过去呢？不如将孩子接回来与那孩子的爹爹一起好好过日子。西域塞外，万里风光，一家三人，便是最大幸福……”

玲珑月眸中闪过一丝愤愤，刻薄地说道：“你说得好听，我玲珑月将你叶凝裳当成朋友，从未想要回中原和你争夺师兄，你倒是好，才听说我要回师兄身边，便如是劝说我！”

红衣女子眉间也染上了怒气，愤然回头，冷声道：“便是你要去江南，谁又真的能拦住你！你去江南，去亲眼看看你那高傲无比的师兄为了你那个娇滴滴的小师妹走到了哪一步！你若能让他回心转意，只要不再让他待在莫家任人践踏，我也就认了！你若放心，便将你孩儿交给我养，明日便将奉昭接来，从此再不会踏出西域

一步!”

玲珑月有些怔怔然，“我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

红衣女子直视着玲珑月的双眸，脸上满是愤恨之色，“三年前在你刚刚接手琼羽宫的时候，你那金贵又高傲的师兄便被你敬爱的师父废去了一身武功，伴你小师妹出嫁莫家，一年后，你那不可一世的师兄为了让你小师妹在莫家过得好一点，毅然放弃了一切，心甘情愿卖身给莫显，做了莫家最下等的奴才！两年前，你生产那几日知道我为何会来西域吗？我本是想让你劝劝凤澈……我虽告诉你他被废了武功……可却不曾告诉你这些，便是想今后让你在西域安心地相夫教子，今日我……”

“你胡说！我师兄那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卖身为奴！更不会卖身给莫显！”玲珑月怒喝一声打断了红衣女子的话，一张艳丽的脸已涨得通红，不知想到了什么，恶意地开口道，“我玲珑月自知失了身有了孩儿，已失去与你争夺师兄的资格，但你也不该为了让我绝望，说出这般的谎言来糟践师兄！我玲珑月真是错看你叶凝裳了！”

“为了让你绝望，便值得让我叶凝裳撒谎吗？我翻遍了婀娜山的秘典，耗尽了天池宫的灵宝才将你师兄武功恢复！可你师兄给了我什么！”红衣女子说话间已拉开上身的衣襟，只见红衣女子凝玉般的肌肤上一道狰狞伤口从肩头直至胸口。那翻飞的伤口虽只剩下一道狰狞的伤疤，可依然能看出当初刺下这一剑的人出手快准狠，丝毫没有一分不忍。

玲珑月美眸中溢满了讶然，“这伤口真的是师兄……师兄为何要如此对你？即便他一直不喜欢你，可也从不曾对你下如此狠的手，你做了什么？又是为了小师妹……”玲珑月脸色一点点地暗了下来，本还想说些什么，可不知想到什么，却再也张不开嘴。

红衣女子拉上衣襟，微红了眼眶，她侧过脸去，不愿让玲珑月看到她已通红一片的眼眶，“这点你不必怀疑，若非我叶凝裳有意相让，谁能伤到我？你扪心自问，我何曾对你师兄下得去手？我不过是不忍心，不忍心看他在莫家庄任人践踏，我想强行带他走，可还是不忍心……不忍心违了他的心意，下不去手……没承想，他倒是狠得下心来……我在婀娜山养伤时想了很久很久，想通了许多，所以才来西域找你……”

玲珑月扬手将手中的马鞭扔了出去，怒声道：“岂有此理！师兄真是狠心！可……可她威逼儿凭什么、凭什么毁了师兄的一生！她嫁得好不好都是自己的选择！便是死了也不能后悔！她有什么脸拉上师兄一辈子？她怎么忍心让师兄那样、那样高洁的人去给她的夫家做奴才？我们自小都是被师兄亲手带大的……她怎么狠得

下心？”

“凤澈所做的一切也都是自己的选择，从来没有人勉强他……我们终归不是一路人，就这么散了也好……”红衣女子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平静了下来，回头看向玲珑月，“待到明日你便将那孩儿接回来，过两日安顿好一切，我再修书给奉昭，从此我便陪着你在西域牧马放羊，看看西域是不是真有比天空还要蓝的眼瞳……”

玲珑月本来气愤的红脸上滑过一抹不自然，没好气地说道：“要孩子自己去生，那孩子我不喜欢，也不许你帮着养。”

红衣女子望向阴阴郁郁的太阳，漫不经心地说道：“天池宫有人间最好的灵丹妙药，可代代宫主个个短命，人们都说，我天池宫是受了诅咒的魔宫，可惜他们却不知道，历代天池宫宫主都有胎带的心疾，那些人间至宝延年益寿的灵药，也不过是为了保住她们的性命，让她们在幼年时期平安地活下来……所以，除非叶凝裳能豁出性命，否则此生都不会有孩子……”

玲珑月愣了好一会儿，“所以……所以那时你才不曾强迫师兄……”

红衣女子转过脸来，眼中似乎还噙着泪，笑道：“若他与我相依相爱，就算豁出性命，有一个孩子又能如何？可他对我恨之入骨……若我生下他的孩子便去了，那孩子如何自处？他定然会恨我将他带到这个世上受苦的……”

一时间，整个草原上，死一般的静寂，两人默默地坐在马上，脸色各异不知在想些什么。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疾风掠过，一只鸽子落在了红衣女子的肩头。红衣女子伸手抚了抚肩膀上的鸽子，拿下它脚上的一个小小的竹筒，利落地从里面抽出纸条，打开后霎时变了脸色。

红衣女子的脸色让玲珑月不禁担心起来，她急忙问道：“出了何事？”

红衣女子面无表情地将手中的纸条递给玲珑月。玲珑月只看了一眼，脸色也变得无比的难看，“岂有此理！她戚嫣儿也欺人太甚了！凭什么她想要个子嗣便让师兄冒险进婀娜山寻‘凰珠’！”

红衣女子闭上眼睛，眉宇间掩饰不住的疲惫之色，“她要‘凰珠’，那便给她……”

玲珑月满脸的怒色，“凭什么给她？师兄万万不可能答应这样荒唐的事！‘凰珠’，乃是你天池宫的至宝，凭什么她说要便给她！若那莫显真爱她，就算她生不出孩子来，定然也会对她好，更不会对莫家的人欺负她！若不爱她，便是她生出孩子，又有何用？”

红衣女子摇了摇头，苦笑道：“我与你打赌，若我料想得不错，不出几日，凤澈肯定会找我索要‘凰珠’的。”

玲珑月已气得满脸通红，“师兄怎么可能做出这般不讲情理的事！那‘凰珠’本就是天下至宝，你天池宫世代相传的信物，怎是他开口说要就能要的？”

红衣女子轻笑出声，“你也不必为谁抱不平。给他给他都给他，没有了牵绊最好。今后我与你在西域牧马放羊，快哉人生，让他凤澈继续跟着莫家跟着戚嫣儿煎熬去吧！”

玲珑月冷哼一声，“你真的甘心吗？将近十年的付出，换来这样的结果，你真的甘心吗？”

红衣女子眯着双眸看向玲珑月，“不甘心又能如何？继续纠缠下去也不过是两个人都痛苦。你不也早就放弃了凤澈，如今还来劝我！”

玲珑月怒道：“我是比不了你叶凝裳痴心！但我也能看着你将近十年付出换来这样的结果！师兄要‘凰珠’！好！就让他自己来婀娜山拿！我就不信婀娜山下的玄阵困不住他！”

红衣女子眸光微转，不知是猜想到了什么，凤眸中似有一丝惊喜之色闪过，“你的意思是……让凤澈去婀娜山？”

玲珑月眉头微挑，笑道：“这就要看你婀娜山下的玄阵到底有没有传说的那么厉害了，即便困不了一辈子，困他个两三年，有这两三年朝夕相对，何愁不成眷侣？”

慢慢地，慢慢地，红衣女子紧蹙的弯眉一点点地放开了，无瑕的脸上露出一抹灿若朝阳的浅笑，利落地扬起手中的马鞭便朝远处奔去，“谢谢！”

“就知道你不甘心！否则又怎会来西域找我买醉？要隐居，婀娜山便是最好的地方。”玲珑月嘟着嘴自言自语地说完，眉眼也逐渐弯成了一条线，双手放在嘴边，高声喊道，“用不着那么着急啊！”

红衣女子策马回头，银铃般的笑声飘荡风中，“事成之后，叶凝裳必有重谢！”

玲珑月举起手，使劲地摇了摇，大声笑道：“我记住了……”

迷雾慢慢变幻了轮廓，醒之站在高处，看到红衣女子倚靠在酒楼三楼窗外的房檐上，醉眼朦胧地眺望远方，那双漆黑的凤眼染上了水泽，苍白的脸上呈现着不正常的红润，身旁散乱的酒壶，昭示着她已经喝了不少了。

醒之侧目，看到一个身着黑色绸缎长袍的男子疾步走进了酒楼。江南人素爱艳丽的华服，像男子这般连头上的长簪和身上的玉佩都是墨色的极为少见，醒之不由得多看了两眼。酒楼的掌柜连忙迎了过去，两人窃窃私语不知说了些什么，只见黑

衣男子眉头越皱越深，脸色极为不悦，冷着脸不知说了句什么，便快速地走了上来，直奔红衣女子坐的地方。可不知为何，黑衣男子走到窗口却顿住了身形，静静地站在原处。

红衣女子一直怔怔地看着一个方向，不知过了多久，红衣女子霍然回眸看向身后的人。她歪着头迷惑地看向一身黑衣的人，漆黑的眸中雾气更甚，轻轻一笑，“你来了……”

黑衣男子本阴沉无比的脸也慢慢地放松下来，只见他利落地撩起衣摆跃上窗口与红衣女子并排坐在了窗外，“受那么重的伤还能饮酒作乐，天池宫的人还真是怪物。”

红衣女子不语，水漾朦胧的双眸痴痴地看向黑衣男子的侧脸，吃吃笑道：“天池宫有不老不死的‘凰珠’，我……我叶凝裳怕什么？”

黑衣男子垂下眼眸，脸上似乎也有笑意，“可惜‘凰珠’已经不再是天池宫的了……”

红衣女子微微怔了怔，水漾的眼眸越显朦胧，她慢慢放下手中的酒壶，冰凉的手指触上黑衣男子的侧脸，轻声说道：“你要‘凰珠’，拿走便是，你想要回江南为何不同我说？我们不是说好了，你陪我三年……我便将‘凰珠’送给你吗？你为何不遵守诺言！为何要打伤奉昭？为何还要说出那般绝情的话？”

黑衣男子原本柔和下来的眼眸，伴着红衣女子的话逐渐地冷硬了下来，俊美无俦的脸上已结上了厚厚的寒冰，怒声道：“叶凝裳！你够了！我不是凤澈！”

红衣女子霍然惊醒，慌乱地收回手去，撞倒了身旁的酒壶，酒壶顺着房檐，滚落地上摔得粉碎。红衣女子直愣愣看了一会儿那残破不堪的碎片又低低地笑了起来，“我知道你是莫显……可、可你便当一回凤澈……一会儿也不行吗？”

“莫显永远不会做凤澈的替身！永远都不会！”莫显冷冷一笑，“……看看，这还是不可一世的叶凝裳吗？这还是天池宫宫主叶凝裳吗？看看如今的叶凝裳已落魄成了什么样子？可还配得上叶凝裳这个名字？”

红衣女子并未恼怒，只是垂下眼眸，许久，幽幽地开口道：“莫显……莫家势力已被你尽收麾下，如今你已是真正的一方霸主了，你曾经想得到的财富、名望、势力都已得到了，再也不用看人脸色，再也不用躲在人后……戚嫣儿爱你爱得死去活来，你们连孩子都有了……十年的计划，你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你很幸福吧？”

红衣女子不等莫显说话，又低低笑了起来，“我也用了十年……十年的念想，十年的追逐，甚至用了各种自己都不屑的手段，可为何我却什么都没有呢？人跑了……‘凰珠’丢了……奉昭不肯原谅我……同样的十年，为何却是迥然不同的结局？”